武備志

武備志卷二十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戰國

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問焉、桓子曰、無故任

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之奈何獨以吾爲智氏質乎桓子曰善亦與之智伯又求蔡皐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侵者三版沈竈產鼃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

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爲趙氏游說使主疑二家而懈于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

陰謀無
形於謂
深間

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乃陰與約爲之日期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衆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

趙襄子至晉陽視城郭府庫謂張孟談曰城完矣、廩實矣無矢奈何談曰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楚牆之其高至丈餘發之則箘簬

不退耕則後之遣子亦不足敗人謀故曰進退皆以圖國

之勁也。襄子曰、矢足矣、銅少若何、談曰、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用之則有餘銅矣。襄子曰、善、號令已具城守已備三國攻三月不下、孟談既破滅智伯强固趙宗、廼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耕三年、韓魏齊楚負約謀趙、襄子懼、往見談、與之謀、談曰、君其負劒而御臣、以之國授臣、故吏以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談乃使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趙無恐、

爲將之本

魏將吳起爲西河守、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或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用兵廉平、得士卒心、使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

龐涓仕魏、爲將軍伐趙、齊救趙、孫子曰、夫解雜亂

紛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摶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之輕兵銳卒竭于外、而老弱疲於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于魏也、從之、十月、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于桂陵、魏師大敗、

魏使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之、成侯鄒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矣、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獘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

只先後著耳

涓亦大

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獘則可以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陰許韓使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將孫子為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人亦大發兵使太子申將以禦齊齊師孫子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

畏吾也

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率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陿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砍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大敗魏師、虜太子申、

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軍既相距、

不可習武然御愚人只須如此

鞅遺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欲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卬以為然、乃與會盟而飲、鞅伏甲襲虜卬之、因大破魏師、魏惠王恐、獻河西地於秦以和、

宮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雎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馮雎使人操金與書、間遺宮他曰、告宮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候得而獻

卽墨人亦不素

立是敵手

東周、東周立殺宮他、

燕人攻齊安平、臨菑市掾田單使其宗人以鐵籠傳車轊、及城潰、人爭門出、皆以軸折被擒、獨單宗人得免、遂奔卽墨、時齊地皆已屬燕、獨莒卽墨未下、樂毅幷軍圍之、其大夫戰死、卽墨人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是多智習兵、立以爲將、樂毅圍二邑、期年不尅、乃令解圍去城九里而爲壘、令曰城中人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卽舊業、三年而猶未下、或讒之於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呼

姦雄必出此着

吸之間、尅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遂南面而王耳、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讓之曰、先王不貪土地而舉國以禮賢者、遭所傳德薄、不能堪命、國人不順、齊爲無道、以害先王、寡人統位、痛之入骨、故延羣臣招賓客、以求報讐、有成功者、尚欲與共燕國、今樂君親爲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報塞先仇、齊固樂君之有、非燕所得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遺國相立毅爲齊王、毅皇恐不受拜、

恩怨分明非僅徒善駕馭人也

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
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惠王自為太子時、不快於
樂毅、田單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
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
齊人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惠王聞之、即使騎劫
代將、毅遂奔趙、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乃令城
中人食必祭先祖于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
之、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俄有一卒曰、臣可
以為師乎、單遂師之、每有約束、必稱神師、又宣言

先爲并所劫太甚耳

充以神道設數欲此計得行

曰吾惟懼燕人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即墨敗矣燕人如其言城中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爲寒心燕軍掘燒之齊人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其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燕軍益懈單收城中得牛千餘爲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灌脂束葦於其尾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燒葦端壯士五千人隨之牛熱

怒奔燕軍、所觸盡死傷、燕軍大驚、而城中鼓譟從之、燕軍敗走、齊人殺騎刧、追亡逐北至河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

秦圍閼與、趙王召羣臣問之、廉頗樂乘皆曰、道遠險陿、如兩鼠鬭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有言急救武安者、奢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奢善食而遣之、間還報秦將

大喜奢既遣閒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距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諫奢進之歷曰秦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教歷請刑不許歷復請曰先據北山者勝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

范雎說秦王曰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齊湣王攻楚再闢地千里而尺寸無得焉者豈不

進王條陳秦之上計也

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其罷敝而伐之、齊幾于亡、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而威趙楚、則齊附而韓魏因可虜矣、王曰善、乃以睢爲客卿、與謀兵事、

秦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守馮亭與其民謀曰、韓道已絕、不如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矣、乃告

可以不辟嫌疑

皿存完剝者此是也

於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其吏民皆安爲趙、不樂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獻之大王、趙王以問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樂吾德、何謂無故、豹曰、秦蠶食韓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之秦者、欲嫁其禍于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顧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受、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

明口易見

秦王戲攻趙、趙軍數敗、樓昌請發重使爲媾、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往請將不聽不如以重寶附楚魏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媾乃可成也、王不聽、使鄭朱媾于秦、虞卿曰、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秦必顯重之以示天下天下見王之媾於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不救王則媾不可成矣、既而果然、廉頗堅壁不出又失亡多、趙王怒、數讓之、應侯又使人行千金爲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君之子括爲將耳廉頗易

虞卿言验

與且降矣趙王遂以括代頗將秦王聞括已將乃陰使武安君爲上將軍而齕爲裨將令軍中敢泄者斬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擊秦軍武安君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刼之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絕其後軍分爲二糧道絕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之自如河內發民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及糧食趙請粟于齊齊王弗許趙軍食絕四十六日人相食急攻秦壘欲出不得括

自出搏戰、秦射殺之、卒四十萬人皆坑之、魏王使晉鄙救趙、秦王使謂魏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者、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止晉鄙壁鄴、趙平原君夫人、魏公子無忌姊也、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公子、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勑晉鄙救趙、及賓客辯士遊說萬端、王終不聽、公子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鬬、以死於趙、過見其客侯生、生曰、公子無他端而欲赴秦軍、如以肉投餧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問計、生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

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且公子嘗爲報其父
讐、如姬欲爲公子死、無所辭、誠一開口、則得虎符、
奪鄙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
言、得兵符、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有如鄙
疑而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力士、可與俱、鄙
不聽、使擊之、公子至鄴、晉鄙合符、果疑之、擧手視
公子曰、吾擧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
車來代之、何如哉、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鄙、公子
勒兵下令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

務悉以結人心

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大破秦軍於邯鄲下、王齕解圍走、

李牧者、趙北邊之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爲約曰、匈奴入盜、則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無所亡失、匈奴皆以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使人讓之、牧如故、王怒、使人代之、屢出戰不利、邊不得田畜、王復請李牧、牧稱病不出、王彊起之、牧曰、必用臣、

此中有妙處不然便惰矣

綦名奇策特亦

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乃選車騎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入牧乃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檐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秦既敗於河外使人行萬金以間信陵君求得晉鄙客令說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今復爲將諸侯皆屬天下徒聞信陵君不聞魏王矣秦王又數

多奇士

使人賀信陵君得爲魏王未也、魏王信之、使代將、於是信陵君謝病不朝日夜以酒色自娛、四歲而卒、

秦王翦伐趙、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趙嬖臣郭開金使言牧欲反趙王使趙葱顏聚代之牧不受命、遂殺之、趙遂亡、

秦王問於李信曰、吾欲取荊度用幾何人、對曰、不過二十萬、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將軍老矣何怯也、乃使信及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

雖詐辭亦實語

翦謝病歸頻陽李信大敗楚軍引兵西與蒙恬會
城父楚人因隨之三日不頓舍大敗之入兩壁殺
七都尉信犇還王怒自至頻陽謝王翦彊起之翦
曰老臣罷病悖亂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
人不可王許之於是翦將六十萬人伐楚自送至
灞上翦請美田宅甚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翦
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鄉臣
請田宅爲子孫業耳王大笑既行又數使使者歸
請之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王祖中而

非竟以其衆故止擊其息歸

不信人今空國而委我不以自堅顧令王坐而疑我矣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楚人悉國中兵以禦之翦堅壁不戰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可矣楚既不得戰引而東翦追擊大破之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楚師遂敗走翦乘勝略定城邑

武備志卷二十一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西漢一

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擊范陽、范陽蒯徹說曰、范陽令徐公畏死欲降、君毋以爲秦所置吏誅殺、而以侯印授之、則燕趙諸城可毋戰而降矣、從之、不戰而下者三十餘城、

趙王武臣與張耳陳餘略地、王間出、爲燕軍所得、

負實非遊詞所以能動

囚之以求割地使者往請燕輒殺之有厮養卒往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顧其勢初定且以少長先立武臣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御而

後着人不及

歸、

秦遣兵拒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未可願益張旗幟爲疑兵而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良又曰不如因其怠而擊之、沛公遂引兵擊秦軍大破之、

漢王以項羽負約不王巳關中怒欲攻之、蕭何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王曰、何也、何曰、今衆寡不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

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
圖也王曰善高祖爲漢王就國張良送至褒中王
遣良歸韓良因說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盜兵且
示羽無東意及韓信引兵出張良遺項王書曰漢
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
書遺之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漢五年韓信爲將禮畢漢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
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
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

屢高大度故欲信先責其自量而後加譽親覩武心諭故或喜竟稱其必勝以决其狐疑

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其故主而王其將相、又遷義帝置江南、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

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覇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民咸

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

魏王豹初降漢、復以親疾請歸、至國、即絕其河關、反與楚約和、漢王遣酈生往說豹、不聽、漢命韓信擊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引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帥兵迎戰、信遂虜豹、定魏、

韓信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

李左車謂陳餘曰信耳乘勝遠鬬其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則必爲二子所禽矣餘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用左車策信間視知之大喜乃敢遂下未至井陘口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戒曰趙空壁逐我卽疾入趙壁拔其幟

而易之令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望見皆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信所遣騎馳入趙壁拔趙幟易漢幟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失信等欲歸壁見幟大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趙王歇諸將畢賀因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

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非置死
地則走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以千金募
生得李左車者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欲
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左車謝曰臣敗亡之
虜何足以權大事信曰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信
亦已禽矣今願委心歸計足下勿辭左車曰將軍
虜魏王禽夏說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威震天
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衆勞卒罷其實難用燕若
不服齊必自彊此將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

當時諸侯初立人無固志故此着更妙人不可不知時

若問出入雖八

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爲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北首燕路而遣辯士奉書於燕暴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爲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眛之屬不過數人耳項王爲人意忌信讒誠能捐金行間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乃與平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言

萬金無益也

此策亦甚淺羽大蠢耳

眛等功多不得裂地欲與漢滅楚而分其地羽果疑眛等及楚圍滎陽急漢王請和羽使至漢陳平爲太牢具舉進而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也乃持去而更以惡草具進使歸以報羽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羽不聽亞父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燕

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于宋今秦失德棄義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

事張之
流正不
欲天下
安謚耳

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覇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曰湯伐桀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

矣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矣武王入商表商容之閭式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矣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修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

至要是此語

下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

何多奇士也

印、

楚圍滎陽益急、漢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乃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之城東觀、王乃令周苛守滎陽、而與數十騎出西門去、羽燒殺信、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曰、願君王出武關、羽必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皐間且得休息、而韓信等亦得安輯趙地、連燕齊、王乃復還滎陽、則楚備多而力分、復與之戰、破之必矣、王從之、羽果南、王不與戰、會彭越破楚軍、殺薛公、羽東擊

越漢王復軍成皋、

項羽既破彭越、還拔滎陽、烹周苛、遂圍成皋、漢王逃去、北渡河、宿小修武、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卧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令耳守趙、信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楚遂拔成皋欲西、王欲捐成皋以東、而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聞其下藏粟甚多、楚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急進兵收取滎陽、據

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乃復謀取敖倉

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引兵臨河南鄉欲復與楚戰鄭忠說止王乃使劉賈盧綰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

彭越下梁地十七城項羽聞之使曹咎守城臯戒曰即漢欲戰愼勿與戰而自引兵東擊越所下城漢數挑楚戰曹咎不出使人辱之咎怒渡兵汜水

一言皆千十萬師

半渡漢擊破之咎自剄漢王乃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羽聞之亦還軍廣武相守楚食少乃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爲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祇益禍耳

楚使龍且將兵二十萬救齊或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

此亦奇士惜失其名

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客居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而降也且不聽進與漢軍夾濰水而陳信夜令人囊沙壅水上流且渡擊且佯敗還走且喜曰吾固知信怯也遂追之信使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信急擊殺且虜齊王廣盡定齊地

韓信既平齊使人言於漢王曰齊誇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爲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

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而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眞王耳何以假爲遣張良立韓信爲齊王召其兵使擊楚楚漢相持漢王與項羽臨廣武之間而語漢王數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

漢王豈眞欲歸哉欲待人一勸見已不負約耳

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皋、

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自知兵散食將盡、韓信又進兵、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九月、歸太公呂后、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大半、楚兵饑疲、今釋弗擊此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

漢王追項羽至固陵、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

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信之立非君王意不自堅且其家在楚欲得故邑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王從之於是信越皆引兵來十二月羽至垓下兵少食乏信等以大軍乘之羽敗入壁漢及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起飲帳中悲歌忼慨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

能仰視、

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信亡走匈奴、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立趙利、收信兵、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騎與王黃等南至晉陽、漢擊之、輒敗走、已復屯聚、漢兵乘勝追之、會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上聞冒頓居代谷、使人覘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未還、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誇見所長、今臣

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其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時兵已業行上怒罵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祕計使使間厚遺閼氏冒頓乃解圍去漢亦罷兵歸斬前使十輩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封爲建信侯更封陳平爲曲逆侯

上以陽夏侯陳豨爲代相國監趙代邊兵豨反上

自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
其無能爲矣周昌奏常山亡二十城請誅守尉上
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令昌選
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封各千戶以爲將左右
諫曰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趙代地皆豨有吾
徵天下兵未至今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
不以慰趙子弟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
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之豨將多降
黥布發兵反上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往

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爾使布出上計山東非漢有也出中計勝敗未可知出下計陛下高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也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此下計也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以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為身不顧後慮者也必出下計東擊荊荊王賈走死擊

今人每說分兵當思此言

楚楚與戰徐僮間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果散布遂引兵西 俱高帝

武備志卷二十二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西漢二終

匈奴冒頓死、子老上單于立、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彊使之、說至降單于、甚親幸、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

元昊得此意

其得絮繒以馳草棘中皆裂故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畜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辭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 俱文帝

吳王起兵殺漢吏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合兵破梁棘壁乘勝銳甚梁遣將軍擊之皆敗還走乃拜周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酈寄擊趙欒布擊齊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

周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澠阸陿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洛陽喜曰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殽澠間果得吳伏

兵乃請涉爲護軍而東北走昌邑吴攻梁急梁數使使求救亞夫亞夫不許又愬於上上使告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使輕騎出淮泗口絶吴楚兵後塞其饟道梁使韓安國張羽爲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吴兵吴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漢軍亞夫堅壁不戰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吴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犇西北不得入吴楚士卒多饑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

兩說而不用天也

擊、大破之、吳王濞棄軍夜亡走、楚王戊自殺、吳王之初發也、其臣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屬人、人亦且反、王柰何、王即不許祿伯、桓將軍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

漢武樓夾真天子中英雄也而其略不深見豈胡人無用略也亦記者未詳也

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王亦不用、竟走死、景帝

匈奴入鴈門上郡、李廣爲上郡守、嘗從百騎出、卒遇匈奴數千騎、廣騎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敢擊、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令皆下馬解鞍、以示不走、匈奴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之、而還、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引去、武帝

元鳳元年、傅介子以駿馬監使大宛國、先是樓蘭

龜茲數殺漢使者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卒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爲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光曰龜茲道遠且驗之于樓蘭于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略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

王不來受我去之西矣卽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
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
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
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自後刺之立死其貴人
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
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詣闕上
下詔嘉之封介子義陽侯 昭帝
元康元年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
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循城都尉宋

將言莎車與旁國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并殺漢國使者奚充國時匈奴又聚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歃盟叛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爲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強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㧞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震西域奉世乃罷兵

以聞、

武帝開河西四郡隔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及宣帝卽位、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後將軍趙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度湟水、郡縣不能禁、旣而先零與諸羌解仇交質、上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往西反時亦先解仇合約、然羌勢不能獨造、此聞匈

奴數誘羌人欲與之共擊張掖酒泉地疑其遣使至羌中與相結羌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勑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安國

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尤桀黠者斬之縱兵擊斬千餘級於是羌侯楊玉等怨怒背叛攻城邑殺長吏安國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引還以聞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無踰老臣上問度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

可法

見兵難踰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大發兵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六月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夜遣三校銜枚先渡營陣畢乃盡渡虜數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倦不可馳逐而此皆驍騎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無虜乃引兵進召諸校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

杜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堠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西至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都尉欲留雕庫為質充國以為無罪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能相捕斬除罪賜錢有差充國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其疲劇乃擊之時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酒泉太

豈日食至此誠不可解

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出擊罕开、奪其畜産、虜其妻子、冬復擊之、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以爲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卽據前險、守後阨、以絶糧道、必有傷危之憂、非至計也、先零首爲叛逆、他種劫略、故臣愚策欲捐罕开闇昧之過、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

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許延壽彊弩將軍、武賢破羌將軍、嘉納其策、以書敕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至冬、虜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今詔武賢等以七月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並進、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不誅罕、以解其謀、臣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爲

寇、罕羌未有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以逸待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欲叛故與罕幵解仇常欲先赴罕幵之急以堅其約、今虜馬肥食足擊之恐不能傷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迫脅諸小種虜兵寖多誅之用力

倍臣恐國家憂慮由十年數不止二三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七月璽書報從充國計充國乃引兵至先零所在虜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阸陿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虜溺死者數百降斬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數千餘輛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及芻牧田中罕

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上詔武賢等以十二月與充國合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卬使客諫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

暮言昭昭令人不思

誤國者不可不

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策、羌人故敢爲逆、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

愚此言

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
爲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
糧穀芟藁、調交甚廣、難久不解、繇役不息、恐生他
變、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易以計破、
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
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
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
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留步兵、分屯要害處、水解漕
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令可至鮮水

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

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叛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千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叛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爲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

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示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叛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西罕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

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惟明詔采擇、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熟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走散、饑凍叛還者不絕、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地、

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騎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在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舍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

肝腸照耀千古

真一个臣

利、空内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更發也、臣愚以爲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廷臣初是充國計者十三、中十五、最後十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

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武賢延壽數言當擊、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降斬各數千人、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俱宣帝

上以隴西羌反、詔丞相韋玄成等入議、是時歲比不登、朝廷方爲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右將軍馮奉世曰、羌虜近在境內背叛、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

久暴而天誅亟決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皆以爲民方收斂未可多發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饑饉士馬羸耗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今以萬人分屯數處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於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

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到隴西分屯三處先遣兩校尉與羌戰、爲所破殺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上爲發六萬餘人十一月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詔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處、賜奉世爵關内侯、

始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又乘勝驕、不爲康居王禮、發民作城遣使責諸國歲遺、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　郅支困辱使者、不奉詔陳湯爲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與甘延壽謀曰夷狄畏

服大種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如發屯田吏士敺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無所之守不自保千歲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必不從會延壽病湯獨矯制發諸國兵及屯上延壽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曰大衆已集合

子欲沮衆邪延壽從之部勒行陳合四萬

餘人上疏自劾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行未
三十里止營郅支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
上書言居困阸願入朝見天子哀憫單于棄大國
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恐左右驚動故未
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爲
單于遠來而單于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
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
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
日進薄城下四面圍城發薪木城四面火起吏士

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引兵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單于被創死、斬其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俱元帝

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自救、大將軍王鳳言陳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屈伸、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

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發城郭燉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言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為從事中郎。幕府事一決於湯。俱成帝